

春秋大全

十一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0
冊數	108 (62)	
函號	別 3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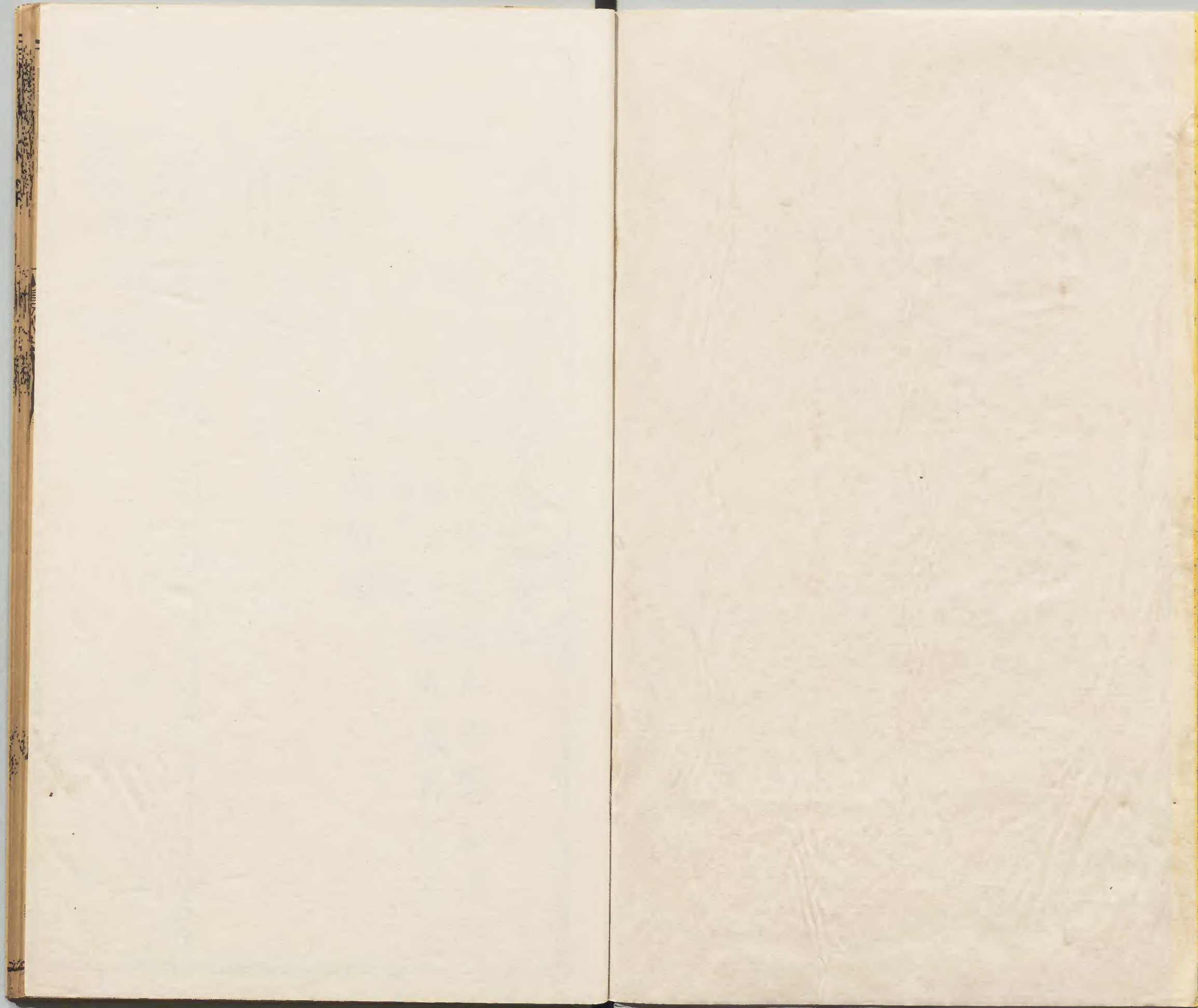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一

淺草文庫

閔公

公名啓方史記名閔蓋為漢景
帝諱莊公子年九歲即位
在位二年謚法在國
逢難曰閔

周
詳見隱元年

鄭
詳見隱元年

齊
管仲為政

宋
詳見隱元年

晉 年 獻公十六年 是

衛 魯閔公二年 狄滅衛 宋桓公立衛戴公 以廬于曹 戴公名申 立其年 卒而立文公

蔡 詳見隱元年

曹 詳見隱元年

滕 詳見隱元年

陳 詳見隱元年

杞 詳見隱元年 及僖公元年

薛 魯莊公三十一年 薛伯卒

莒 詳見隱元年

邾 文公五年

許 穆公三十七年

小邾 見莊公

楚 文為政 子

秦 詳見隱元年

吳公詳見隱元年

越公詳見隱元年

申惠王十年

鄭文公十年

春王正月

左傳不書即位亂故也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殺也殺君不言即位亂故也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殺也殺君不言即位亂故也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殺也殺君不言即位亂故也

成十一年

宋桓二年

曹昭班元年

齊桓二年

衛懿八年

陳宣三十二年

秦成三年

楚成三年

知盜弑之矣使弑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莊公薨子般卒

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是內不承國於

先君也按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

而諸侯之喪以國之喪禮泣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

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

而王不遣使者也今魯有大故不告于周閔既主

贊者有事謂含禭贈賻之屬詔未有諸侯之子主喪

喪而王不遣使是上不請命於天子也內無所承
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正人道之大倫也家氏曰
莊之大子雖非嫡子而受命於其父般而見弑魯
之也大臣當以幼子而授之國以其為齊之朝請所以立
公意也而幼子之慶父所立正初春秋不書即位張氏曰
嬰公能以幼子之慶父所立正初春秋不書即位張氏曰
桓公若父能為之請於天子而天子立義明矣乃慶父為之置君則
君致也閔公弑逆者所立義明矣乃慶父為之置君則
以桓致也閔公弑逆者所立義明矣乃慶父為之置君則
齊桓也十月子般卒左氏云不書即位亂亦定矣必若亂不
去禮何非即位乎
成禮何非即位乎
朝廟豈非即位乎

齊人救邢

左傳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
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請救邢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

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穀梁傳善救邢也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者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
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
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
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
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
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
也注氏曰周禮大司馬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
權來救者是有罪不救者非有相救之義而諸侯不救皆夷
狄來救而中則不救者遠國往救而四鄰不救皆罪
也救而訊其於敵也著孟急於解紛也同室之而人聞者
則著其不及於敵也著孟急於解紛也同室之而人聞者
救之雖被髮及於敵也著孟急於解紛也同室之而人聞者
兵是不異同室之人闕也安得不投袂而起整兵

兵是不異同室之人闕也安得不投袂而起整兵

赴難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
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
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人將卑
師少也張氏曰桓公從管仲之功歸於管仲蓋救諸
夏攘戎狄皆管仲發其端也王氏曰說者謂邢被
伐踰年齊方往救罪其緩也按經莊三十一年冬
書狄伐邢初齊獨出兵書救邢則桓公之救未為
矣救邢之初齊獨出兵書救邢則桓公之救未為
其勢益張齊恐其乘勝遂滅邢也於是帥諸侯之
兵共救之邢幾亡而復存者小白之功也帥諸侯
氏曰按胡氏稱師例以齊師宋師曹師救邢為
其盛則救兵不貴於將帥師少此書人者其亦桓
公未力於救患也與救而書人救而書次同一伯
心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左傳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穀梁傳莊公
後卒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汪氏曰
君之葬皆不過五月之外八月而後葬莊公之薨
有二月而始克葬蓋以國亂子弒嗣君幼弱危不得
葬也說者謂子般非弒誤矣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左傳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郕
以待之穀梁傳盟納季子也杜氏曰落姑齊地

季子來歸

左傳嘉之也公羊傳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
喜之也穀梁傳其曰季子而不名異其文以嘉之也
程氏曰書曰季子而不名異其文以嘉之也
按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其曰季子賢之也
杜氏曰季子公之子友之字季子忠於社稷為國
人所思故貧而字之范氏曰季子男子之美稱其

惡孔子也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春秋也
明此可以蓄納汙之德樂與人為善矣其不稱公
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為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
也堯敦九族而急親賢退嚚訟周厚本枝而庸旦
仲黜蔡鮮音義皆在此而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著
矣此義行則內無貴戚任事之私外無棄親用羈
之失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此春秋待來世之意
宋子曰春秋書季子來歸恐只是因舊史之文書
之如此寬看尚可若謂春秋謹嚴便沒理會或只
是魯亂已甚後來季友立得管仲意同又曰季子
來歸如高子來盟齊仲孫來之類當時魯國內亂
得一季子歸國則國人皆慰望之意故魯史喜
而書之夫子直書史家之辭其來歸而季氏得政權去
成風事之可見一書季子來歸而季氏得政權去

公室之漸皆由此起矣汪氏曰宋子謂夫子書季
子恐只是如取管仲之意但以其後來有功於社
稷春秋不取之又謂成風聞季友之書季子乃事之自是
惡春文竊疑左氏所載之其書季子多不可信司馬
史舊文竊疑左氏所載之其書季子多不可信司馬
季子高子以之辭然二必百四十二年列國大夫惟
此條賢季子三傳皆同但季子歸陳之說公羊氏曰
異何氏以季子歸陳之說公羊氏曰
莊公疾而歸季子歸陳之說公羊氏曰
則素得權而歸季子歸陳之說公羊氏曰
子如齊問之奉閔公出奔齊桓為此盟國家禍亂者使
典君致同公不至而書季子桓為此盟國家禍亂者使
而起故令託公于齊侯也齊後日繼魯本感落姑
子起其事此說亦有理

冬齊仲孫來

左傳冬齊仲孫來省雜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
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
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仇秉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
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
也而親之親有禮者何固間携貳覆昏亂霸王之器
也公羊傳齊仲孫者何公孫慶父也公孫則曷
為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外之也曷
外之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子曷
以春秋為春秋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子曷
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其言齊
桓也

仲孫齊大夫也沙隨程氏曰書仲孫與文十五年
宋華孫同注氏曰左傳昭四年云
齊有仲孫之誰而獲桓公蓋仲孫乃無知其不稱
之後孫氏以為天子之命大夫未詳是否其不稱
使而曰來者略其君臣之常詞以見桓公使臣不
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按左氏齊侯憂魯使仲
孫來省難何以言使臣不以禮也鄰有弑逆則當
聲罪戒嚴修方伯之職以奉天討而更使計謀之

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則使臣非以禮矣
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君其務寧魯難而
親之何以言事君不以忠也陳恒弑簡公孔子沐
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焉豈曰齊人方強姑少待
之也不勸其君急於討賊而俟其自斃則事君非
以忠矣使慶父稔惡閔公再弑則桓公與仲孫始
謀不臧之所致耳直書曰齊仲孫來交說之也茅
胡氏曰不稱齊侯使仲孫又書曰來訊之也問魯
可取者齊侯之心侯其自斃者仲孫之策故兩訊
之以取其重若又書字則當假有以書字春秋齊
法取其輕重若又書字則當假有以書字春秋齊
仲孫也陳氏曰書來訊也仲孫趙氏曰病桓公而嘉
子而巳而慶父夫人之志未可知也桓公不能復正

春秋左傳卷之六十一

獨然使人以規魯曰是不可取魯事所以桓公伯諸侯將因
 人孫之固者深矣然其言不書事周禮於此見之曰
 澤孫入智善於規孫而名以輔國於速行方伯之義日仲
 孫所之智善於規孫而名以輔國於速行方伯之義日仲
 乘來者之罪自見矣求嘉名氏曰仲孫有以書於名直
 言祭公而罪自見矣求嘉名氏曰仲孫有以書於名直
 伯祭公與祭公來同蓋上書使而秋直書來者祭
 交訊之也然祭公猶以遂私行仲孫則皆為
 明於奉使之義故貶之同於私行仲孫則皆為
 曰公穀云是公之子慶父之於私行仲孫則皆為
 仲孫謂是魯之公實劉氏得亦甚矣言齊仲孫按齊之
 之事左氏得其實劉氏得亦甚矣言齊仲孫按齊之
 之旨無餘蘊矣其子慶父之於私行仲孫則皆為
附錄 左傳晉侯作二軍萬為公將以上軍太子申生將下
 為大子趙武御戎畢萬為右以滅霍滅魏還
 葛又曰大子趙武御戎畢萬為右以滅霍滅魏還
 極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與血亦

必大萬盈數也魏太子其無晉乎始賞天啟之矣
 子曰此民諸侯也魏太子其無晉乎始賞天啟之矣
 有吉屯固畢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車從
 曰吉屯固畢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車從
 馬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復其卦
 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復其卦
 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辛惠王二十二年齊桓二十六年晉獻十七年衛
 曹昭二陳宣三懿九秦穆十五鄭文十三
 宋桓二十二秦成四楚成十二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杜氏曰陽國名齊人逼徙之張氏曰漢志東海郡陽
 都縣是陽國名齊人逼徙之張氏曰漢志東海郡陽
 輔而遷之其國也冢氏曰齊桓遷都也為其有秋誰
 遷陽事不見於傳以書法而現亦宋人遷宿之類蓋
 遷小國以為附庸并兼之法而現亦宋人遷宿之類蓋

廟之問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
 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廟而祭之謂之祫
 後因以為常今按公羊言大祫之禮魯子問乃時
 禮之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也
 劉氏曰不出其祖禘之為王禮明矣王者禘其祖
 之自出所以其祖配之震而祖則禹商之帝也魯
 顯也而祖契而周之祖黃帝也魯禘也而祖禹商
 用天子禮樂而祖周公也魯禘也而祖文王也魯
 者及諸侯也天子堂胡氏曰諸侯有祫無禘然尊
 天子卑而大夫亦聞有言祫之名皆為合食於其
 祖而祭之非別魯諸侯爾何以有禘成王追念周
 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使用諸
 太廟以上祀周公魯於是乎有禘祭春秋之中所
 以言禘不言祫也禮記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為

公廟以天子之禮樂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成王於
 王追念周公之勲勞於天下而欲尊魯故賜之
 重祭大嘗禘是也升歌清廟而管象朱干玉戚以
 以舞大武八佾也故魯也然則可乎孔子曰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大子曰春秋書郊
 僭禮耳五峯胡氏曰周公立為天子制名分於毫
 登間將行豈非周公之身沒祀之將行也曰宗廟之禮
 孫違之乎則其先也言祀諸侯有五世之廟禮
 天以之祀乎則其先也言祀諸侯有五世之廟禮
 先則有非諸侯祀先也言祀諸侯有五世之廟禮
 之廟則有非諸侯祀先也言祀諸侯有五世之廟禮
 既灌而後禘者所以事乎其先也言祀諸侯有五世之廟禮
 曰不事者禘也吾欲觀之或疑之傷之禮曰禘自
 其國事於禮然也其作春秋則因事而書以志郊
 禘之失人知其說者其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
 也何氏曰莊公薨之至是適二廟之遠主當遷入祧

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闕而吉
 祭又不然也既葬而臣雖未終喪蓋皆吉服矣卒而喪
 不也然于莊公者方祀于寢非宮廟也既立特祀於
 寢趙氏曰魯之所出也禘蓋於周而公及文王之
 閔公僭於莊公明用其禮以物不追配於周故言莊
 而擅言莊宮明用其禮以物不追配於周故言莊
 曰後主各反其明注云卒哭成事先子問卒也莊
 則葬公葬已踰年蓋以告禮特祀于寢曰魯禘一舉而
 今曰禘于莊公踰年蓋以告禮特祀于寢曰魯禘一舉而
 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春秋書陳氏曰魯禘一舉而
 其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春秋書陳氏曰魯禘一舉而
 訊其甚者耳家氏曰禘則書之陳氏曰魯禘一舉而
 莊公將屈太祖群氏曰禘則書之陳氏曰魯禘一舉而
 為屈尊卑特於禮者主禘若而禮於公以行禮於
 祖廟之主烏侯而其為也昭穆乎此公而禮於公以行禮於
 失禮若夫以諸侯而用之天昭穆乎此公而禮於公以行禮於

不可足於周矣張氏曰魯禘非禮也雖先王所賜而
 年主未迂祔嗣君幼弱而禮之吉禮也雖先王所賜而
 忘哀樂反易人何秉禮之吉禮也雖先王所賜而
 慶父樂謀曰莊公薨而為喪未二日僭禮而禘於
 矣僭用禘禮吳氏曰莊公薨而為喪未二日僭禮而禘於
 借也其禮之盛樂非也秦溪一而五惡具書法五不
 食非禮非禮非禮非禮非禮非禮非禮非禮非禮非禮
 字諸罪畢見真至筆也秦溪一而五惡具書法五不
 竊始禘之盛樂非也秦溪一而五惡具書法五不
 禮於廟而禘公始與禘者記失而無祖公曰閔公喪未
 人於廟而禘公始與禘者記失而無祖公曰閔公喪未
 書特於書閔公禘公始與禘者記失而無祖公曰閔公喪未
 公又禘於周太廟以已矣况謂之乎莊四時
 之祭有禘之名蓋禮文交錯之失
 祠夏秋掌冬烝公羊傳亦祠毛詩云祭名周禮記
 子名先王秋掌冬烝公羊傳亦祠毛詩云祭名周禮記
 之名蓋禮文交錯之失
 皆云夏殷禮周以禘為殷祭故更春禘春秋掌禘曰郊

按左氏初公傳奪卜齧田公不禁慶父使卜齧賊
 公于武闞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不地者
 仲尼親筆也陳氏曰魯之春秋固書曰公薨不地者
 也遇弒君父之大哀也何忍言之是故書薨而不
 地且不葬薨而亂公所同也地不葬隱閔所獨
 也然則雖諱而亂公所同也地不葬隱閔所獨
 臣賊子之獄具矣觀於剛詩在諸國則亦風皆取
 在魯則獨編史克之頌注氏曰魯頌小序季孫行
 頌今按朱子謂魯無變風非命于周而史克作是
 記當射列國賦詩及吳季札觀周樂皆無曰魯風
 者或魯人不陳其詩或夫子所刪耳或問吾黨
 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則曰吾黨之直者
 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朱子曰
 惡天理人後世緣此制五服相容隱之條以綴骨
 情之至也

肉之恩前漢書地節四年詔曰自今子首匿父
 大功以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邢氏曰今律
 告言袒父者入十惡春秋有諱義蓋如此禮記稱
 魯之君臣未嘗相弒者蓋習於經文而不知聖人
 書薨不地之旨故云爾然則諱而不言弒也何以
 傳信於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
 弒之實何為無以傳信也凡君終必書其所注氏
 路寢小寢高寢獨至於見弒則沒而無所其情厚
 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能脩之乎後世記言之士
 欲諱國惡則必失其實注氏曰如漢平帝紀直書
 無隱又非臣子所當施之於君父也注氏曰如魏
 稱成濟前刺而春秋之法不傳矣注氏曰凡人於
 帝又出於皆

尚而不忍肆言之聖人書父母國之惡豈可同於他
國而不隱乎然經兩存禮法臣子之禮存實者傳
信諱而法聖人書禮法臣子之禮存實者傳
隱諱而法聖人書禮法臣子之禮存實者傳
其諱而法聖人書禮法臣子之禮存實者傳
能正身齊家後人因例再疑考其始末以事屬辭以
實亂不可掩矣汪氏曰或謂不地則使後世見其
著傳察隱罪夫君薨必書地則使後世見其
其傳察隱罪夫君薨必書地則使後世見其
矣况羽父再閔所以不地則使後世見其
書於閔薨之後何鐵之誅豈然筆削之間矣或
又謂慶父已殺何鐵之誅豈然筆削之間矣或
孫慶父已殺何鐵之誅豈然筆削之間矣或
宋國公之劍則慶父已殺何鐵之誅豈然筆削之間矣或
他國公之劍則慶父已殺何鐵之誅豈然筆削之間矣或
之說非也所謂君弑賊不討則書葬之葬在討不書葬
而陳末討則不書葬也葬在討不書葬也葬在討不書葬
此足為義公是已不書葬也葬在討不書葬也葬在討不書葬
何足為義公是已不書葬也葬在討不書葬也葬在討不書葬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夫人稱孫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隆姜也范氏曰
殺夫之罪重哀姜有殺子之罪輕此輕重之差有
氏曰文姜無妻道哀姜無母道故文姜一見喪絕
而復賤絕也莊公志親釋怨無志於復讎春秋深
加貶絕一書再書又再書屢書而不諱者以謂三
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國人
習而不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
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
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
故叔牙之弑械成於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圍人
犖卜齧之刃交發于党氏武闞之間哀姜以國君

言猶避也梁傳孫之

序次八

毋與聞乎故而不忌也汪氏曰莊公之娶姜納幣觀社逆女屢往以致其勤丹盪刻捕用幣以示其侈而哀姜不與公偕至悍然驕狠之志已見於薦舍之時矣蓋哀姜習聞文姜淫姣禍賊之行而莊公無羞惡之心則於公乎何有是以通手共仲而無羞惡之心則於公而無慚隱之心實莊姜氏不知防微謹始有以致之也夫去不姓氏以見其罪哀姜孫于和當是時魯君再弒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憐乎春秋以復讎為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臨川吳氏曰哀姜不奔齊而奔和者蓋有淫不敢歸齊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傳 成季以僖公適和共仲奔呂乃入立之以路求

共仲于宮宮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能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子死也歸僖公講而葬之穀梁傳其出戶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

公子出奔譏失賊也陳氏曰宋萬奔陳弒之亦不書所以責也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弒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趙氏曰慶父弒季子不誅之者設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閔公再弒慶父罪惡貫盈而疾之者愈衆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固強齊之援內協國人之情正邪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

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姦此明為國者不知圖難
 於其易為大於其細雖有知者亦不能善其後矣
 世儒或言用魯之眾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
 易而季子不能故書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所以深
 惡其緩不討賊則非也以絳侯勃之果陳乎之無
 誤將相交歡而內有未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
 人宜易於反手然太尉已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
 不勝未敢訟言誅之也史記呂后紀呂欲
婦知其謀陰告其兄齊王哀令發兵以爲內應諸
呂使灌嬰擊齊嬰與齊楚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謀
之平勃令紀通持節矯內勃北軍復劫酈商令呂
子寄勃為劉氏左袒軍皆左袒勃入軍門令曰呂
氏右袒說呂祿解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曰呂
全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勃尚恐不勝未敢訟言

誅况於慶父巨姦七百里之侯國革車千乘
 位成王封周公於曲阜而三十年執其兵柄其
 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而三十年執其兵柄其
 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物弘矣而以為戮之其
 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幾者也經書莊公
 忘親無復讎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亦不知有君
 父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失馭臣之道是以此極
 故書孫邾奔莒為後世之永鑒也或問慶父弑二
公子典鞏同第堂胡氏曰鞏不稱公子者為戒其
戚之卿主兵檀與之漸慶父書出奔罪自見矣高
氏曰先書公薨而繼之書孫邾奔莒則知夫人姜氏
公欲自立而實不遂也張氏曰慶父與季友適
知之時使魯國無此人安能逐季友哉季友既
立僖則當正慶父之罪致辟于甸人以致兩弑其
君之討乃以賂求于莒不許其入而已又立孟氏

與叔牙同無復輕重之別豈非邦憲之大失此所
以不書君勢傾國討而閔不能實君以自託而避罪出
奔者蓋大人惡之當討以亂則賊無所容其身使無
人鞏人知對之惡則子般則亂則公之禍未若之
使人鞏人知對之惡則子般則亂則公之禍未若之
則使季友適和而龜蒙曲阜之衆無石礎之憂蓋
自則共仲之適和而龜蒙曲阜之衆無石礎之憂蓋
而不知罪大惡極有若畏於魯人也求慶父之奔
則書刺慶父以正討賊之法今慶父之奔而後不
納慶父而公孫敖不為卿無以討異於公孫則魯
以共仲弑之喪笑非赦書喪而歸其穆伯孫茲則魯
陵李氏曰弑逆罪非赦書喪而歸其穆伯孫茲則魯
出奔莒曰宋亦受陳言也而後歸之受賂而歸之
絕之也逋逃主人罪亦受陳言也而後歸之受賂而
氏曰慶父按例大罪亦受陳言也而後歸之受賂而
之思夫慶父弑出奔莒曰宋亦受陳言也而後歸之受
之思夫慶父弑出奔莒曰宋亦受陳言也而後歸之受

附錄左傳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
公室輔季氏亡則其名曰友在公之右聞于而社為
三曰同復于父敬知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
命遂以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正以不稱使我無君也
然則何子以不名喜之也何喜也何正以不稱使我無君也
在公死子舛師閔公弑而巳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
取魯魯不與師閔公弑而巳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
或曰自爭門公而于城曹或曰自鹿門至于今爭門者
曰猶望高子也穀梁傳其曰來喜之也何正以不稱
之也盟立僖公也穀梁傳其曰來喜之也何正以不稱
程子曰高子來省雖然後盟盟未前定也稱高子善其
魯能也

高子齊大夫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其稱子賢之也

杜氏曰蓋高侯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何賢
 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魯人貴之故不書名何賢
 乎高子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弑慶父夫人亂乎內
 魯於是曠年無君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
 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
 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絕一定不
 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
 以為美談至于久而不絕曰猶望高子也聖人美
 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
 其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劉氏曰魯君
 安齊桓公驚然有取魯之心使高子將南陽之甲而
 至者非伐之也非正之也非聘弔之也高子能深
 執忠臣之義勉其非正之也非於霸因事制宜也
 魯國遂安以此見權在高子高子之為人也

也從兼不從命矣常山劉氏曰不稱使齊侯使
 高子來視魯而未定盟高子至而後結盟也陳氏
 曰不言使其誼有君之所未及也王氏曰魯危而
 復安者內則季子外則高子故皆以子稱也春秋
 大夫之使高子奉使於魯二則高子故皆以子稱
 不書使高子奉使於魯二則高子故皆以子稱也
 魯盟不書使高子奉使於魯二則高子故皆以子
 仲孫也言則見其徒來覘魯國之虛實不異者
 遂能定其難也况比事則覘之則仲孫來而後
 公弑夫孫慶父奔無事矣錄未若高子之來而
 公亦未足深責特無善之可錄未若高子之來而
 則亦未足深責特無善之可錄未若高子之來而
 定然高子庸於魯耳又曰善之可錄未若高子之
 美之不華孫私交而存魯君命則貶之也而從
 秋屬辭之義必考上下文而結盟則罪也春
 外大失之來必考上下文而結盟則罪也春
 子毛伯宋司馬華孫皆私交而存魯君命則貶
 交而不言使則必有美辭焉楚無大夫則屈完
 書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十一卷

十一

族齊有大夫則高侯書子皆貴之所以歸美於高子屈完
 也穀梁疏曰高侯功於屈完此得之又曰高子屈完
 不稱使來所以歸功於屈完此得之又曰高子屈完
 三子之來皆特筆也故季子高子之書來者高子不
 之喜而仲孫止書來乃春秋之能權乃春秋之能權
 書使皆齊侯之過而高子能權乃春秋之能權
 字之法精矣○劉氏曰公羊云不稱父使我君也
 非也齊高子稱屈完則信公之盟也何謂我君則君
 公也立高子稱屈完則信公之盟也何謂我君則君
 乎盟于高子稱屈完則信公之盟也何謂我君則君
 我侯于高子稱屈完則信公之盟也何謂我君則君

十有一月狄入衛

左傳冬十一月齊侯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
 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公與石祁子玳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
 而為之與夫孔嬰齊殿戰於焚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戰於焚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以衛不其去其旗是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

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
 昭伯孫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適齊及敗宋桓
 人許穆夫濟衛之遺民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
 公逆諸河宵為五干人立戴公以曹許穆夫益之
 以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
 以材婦人魚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英
 軒重錦三十兩

衛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臣昔嘗
 謂河南劉弈曰史氏記繁而志寡失自遷固始記
 繁而盡削之可也奕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如牆
 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錄於國風而不削
 乎臣不能答後以問延平楊時時曰此載衛為狄
 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之龜山楊氏曰衛

禍亂之所從始肇於晉而成因以是說攷於歷代
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
汪氏曰如齊莊陳靈蔡景之殺身秦呂不常漢梁
唐高宗武后中宗常后玄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
宗揚貴妃皆幾至滅亡
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
聖經之旨矣張氏曰衛公即桓桓已具故狄人
習實為常公又重之亡非齊桓立文而封之則康
無雜散國隨以亡遺民救而為秋初之建國家
社稷此所以正書也治國必先齊家而淫亂之禍
不篡則滅國有存之者則不言滅而歸罪於取之
公也凡滅國而取之者亦不言滅而歸罪於取之
也衛不亂而取之者亦不言滅而歸罪於取之
或或以桓公不能操我狄故為之諱或入而為之
或或以桓公不能操我狄故為之諱或入而為之

公能存之故不蓄戒不以累桓公蓋桓公始雖不
能却其於秋興滅繼絕亦庶幾焉然此乃言外之意
之比事考之春秋凡滅絕而書入者或不有其地
有陳吳入鄧皆絕其祀也書入者或不有其地
入其地而鄧皆絕其祀也書入者或不有其地
有其地而鄧皆絕其祀也書入者或不有其地
變之自取滅亡而不予之也書入者或不有其地
也

鄭棄其師

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何上久而弗召師貴
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公羊傳鄭棄其師
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
兼之道也穀梁傳惡其長也
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
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汪氏曰左

者五代史晉桑維翰傳出帝即位延廣用事與契
 安天下非維翰言不入陰使人說帝曰南拜維翰中
 書令樞密使魏國公事無鉅細一以委之數月之
 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以五季之末維翰能之
 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何政
 之為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其用事之臣以高克不足責也陸氏曰夫責鄭君與
 義可則竭節而進否則奉身而退高克進退違義
 見惡於君罪亦大矣不書其奔其意何也曰高克
 以禮兼君其罪亦大矣不書其奔其意何也曰高克
 譏之也陳氏曰高克奔陳不書其奔其意何也曰高克
 鄭伯克段為義則高克奔陳不書其奔其意何也曰高克
 為義則王子帶不書奔也齊人獻于遂自獻
 也鄭棄其師自棄也梁亡也齊人獻于遂自獻
 威自棄也梁亡也齊人獻于遂自獻
 有能亡其國城其自身者耳比事以非有能敗其師非
 觀而知春秋示人自責之意深矣

附錄左傳
 勝者曰監國故曰太子奉冢公祀社稷有之案盛以朝氏克
 守則政之不威所圖也非太也君之事也師行謀誓軍旅曰君
 命則政之不威所圖也非太也君之事也師行謀誓軍旅曰君
 君失其官師命則不威所圖也非太也君之事也師行謀誓軍旅曰君
 戰而退見其舍太師曰寡人將焉用之且臣聞不可命而旅曰君
 教之退見其舍太師曰寡人將焉用之且臣聞不可命而旅曰君
 懼弗得以立軍旅太師曰寡人將焉用之且臣聞不可命而旅曰君
 衣御偏夷佩已而共曰寡人將焉用之且臣聞不可命而旅曰君
 身之御偏夷佩已而共曰寡人將焉用之且臣聞不可命而旅曰君
 兵要遠握兵以之無災此右羊舌太夫先友為尉先友為尉先友
 徵也衣遠握兵以之無災此右羊舌太夫先友為尉先友為尉先友
 始服其衣身則之章也無災此右羊舌太夫先友為尉先友為尉先友
 卒也其以事也衣之也無災此右羊舌太夫先友為尉先友為尉先友
 可恃也服以事也衣之也無災此右羊舌太夫先友為尉先友為尉先友
 受命也服以事也衣之也無災此右羊舌太夫先友為尉先友為尉先友
 也死於廟雖欲之衣之也無災此右羊舌太夫先友為尉先友為尉先友

十一

十一

復雖復何為君有敵心矣先
之日盡敵而反羊敵可大乎
違之孤突欲行惡不吾大取
不忠雖不知其寒辛伯諗周桓
突諫曰配適大却耦國亂之
政變子亂本成大矣立國必
於其危今身以速成罪也○
與屬僖公馬故成季也○
而于夷儀公二馬故成季也○
邢于夷儀公二馬故成季也○
○敬文公二馬故成季也○
三工百敬文公二馬故成季也○
栗三工百敬文公二馬故成季也○

